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六

聖祖受命高麗都統使繼嗣北湖原盛方獲獲精銳兵馬一萬餘人討黑龍江

元紀十四 起著雍涖灘正月盡屠維倫歷十二月凡二年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 諱哈尚順宗達爾瑪巴拉之長子母曰興聖皇太后鴻吉

哩氏至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生成宗大德三年總兵北邊八年封懷寧王賜金印十一年春成宗

崩帝自阿勒台山至于和林諸王勳戚皆勸進五月遂即位于上都

至大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曲赦御史臺見繫犯賊官吏

罪止徵贓罷職 帝之在潛邸也知樞密院濟爾哈圖

有不遜語至是將寘之法托克托諫曰陛下新正位大

信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為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為

報仇恐人人自危況濟爾呼圖習於先朝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乃宥之 甲子以阿實克布哈

舊作阿沙不花今改爲右

丞相行御史大夫初阿實克布哈見帝容色日瘁乘閒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麪蕖是耽嬪妃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托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實克布哈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有是命帝嘗觀近臣蹴鞠命出鈔十五貫賜之阿實克布哈頓首言

曰以蹴踘而受上賞則奇伎淫巧之人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 己巳紹興台

州慶元廣德建康鎮江六路饑死者甚眾饑戶四十六

萬有奇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

時浙東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舊倫脫歡議行勸貸之令

斂富民錢一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主簿

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于民既而果索

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托歡徹爾雖怒不敢問

也長孺婺州人其在寧海發姦摘伏明斷若神 特授

乳母夫壽國公楊燕嘉努開府儀同三司自是因乳母

推恩及其夫沿爲故事名器益濫矣 甲午中書省言

進海東青鵠者常乘驛馬五百不敷應重括民間車馬

兵部請以各驛馬陸續而進勿括爲便從之 戊子皇

太子請以阿寶克布哈復入中書托克托

舊作脫今改

復入

御史臺 己丑中書省言阿寶特穆爾

舊作阿失鐵木兒今改請

詣河西地采玉役人千餘需馬四十餘匹以不急之務

勞民宜罷之又言近百姓艱食盜賊充斥苟不嚴治將

至滋蔓宜遣使巡行遇有罪囚即行決遣與隨處官吏

共議弭盜方略明立賞罰或匿盜不聞或期會不至及

逾期不獲者官吏連坐江浙行省海賊出沒殺虜軍民

其已獲者例合結案待報會官審錄無冤棄之于市自首者原罪給粟能擒其黨者加賞帝曰弭盜安民事爲至重宜卽議行之西番僧在上都者強市民薪民訴于畱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摔諸地箠扑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詔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亟上言此法胥所未有乃寢其令二月癸巳立鷹坊爲仁虞院秩正一品以右丞相托合托遙授左丞相圖喇特

穆爾額克達嚕葛齊伊勒齊竝爲仁虞院使 乙未中
書省言陛下登極以來賜賞諸王恤軍力賑百姓及殊
恩泛賜帑藏空竭請權支鈔本以周急用不急之費姑
緩之帝曰卿等言是泛賜者不問何人毋得蒙蔽奏請
壬寅從皇太子請改詹事院使爲詹事副詹事爲少
詹事院判爲丞 太子近侍有以俳優進者典收大監
王結言管唐莊宗好此率致禍敗殿下方育德春宮視
聽宜謹太子優納之 中書省言陝西開成路前者地
震民力重困已免賦二年請再免今年從之 甲辰發
軍士千五百人修五臺山佛寺 命有司市邸舍一區

賜丞相特因特穆爾 己未以皇太子建佛寺立營繕
署 三月庚申朔中書省言鄒王徹圖南人戶散失詔
有司括索咎阿濟奇括索所失人戶成宗慮其爲例不
許今若括索未免擾民且諸王多必援例請寢其事從
之時莊聖皇后及諸王呼托克托人戶散入他郡哈都
齊托歡輒降璽書括索陝西行省及眞定等路省臣復
言百姓均在國家版籍今所遣使輒奪軍驛編民等戶
非宜帝曰彼奏謬也卿等速追以還 丁卯建興聖宮

遣使祀五嶽四瀆名山大川 戊寅帝如上都 建
佛寺于大城南 己卯命翰林國史院纂修順宗實

錄 是春紹興慶元台州大疫死者二萬六千餘人

夏四月戊戌中書省言請依元降詔敕勿超越授官泛濫賜賚帝曰朕累有旨止之又復蒙蔽以請自今縱有旨卿等其覆奏罪之 辛亥樞密院言諸王各用其印符乘驛使臣劾午驛戶困乏宜準舊制量其馬數降以璽書奏可 丙辰高麗國王王昈言陛下令臣還國復設官行征東行省事高麗歲數不登百姓乏食又數百人仰食其土民不勝其困且非世祖舊制帝曰先請立者以卿言今請罷亦以卿言其準世祖舊制速遣使往罷之 五月丁卯御史臺言成宗朝建國子監學迄今

未成皇太子請畢其功制可 召吳澄爲國子監丞國
學自許衡後漸失其舊法澄至旦然燭堂上諸生以次
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
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 己巳管
城縣大雨雹澆一尺無麥禾 丙子以諸王及西番僧
從駕上都途中擾民禁之 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
人還隸民籍 御史臺言比奉旨罷不急之役今復爲
各官營私宅請俟行宮及大都五臺寺畢工然後從事
爲宜詔除佩頭三寶努所居餘悉罷之 辛巳中書省
言舊制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得自選官諸官府必中

書省奏聞遷調宜申嚴告諭從之 六月丁酉隴西寧遠縣地震雲南烏撒烏蒙三日之中地大震者六 帝欲以宦者李邦寧爲江浙平章邦寧辭曰臣以闡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官榮寵過甚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相者佐天子治天下者也柰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憎如天下後世何臣不敢奉詔帝大悅戊戌加邦寧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辛丑以沒入朱清張瑄田產隸中宮立江浙財賦總管府提舉司 是月以江淮大饑免今年常賦及夏稅益都水民饑采草根樹皮以食有父食其子者詔免今歲

差徭仍發粟賑之 秋七月庚申流星起自句陳南行

圓若車輪微有銳經貫索滅 敕以金銀歲入數少自

今勿問何人以金銀爲請奏及托之奏者皆抵罪又各

處宣慰使等官多以結托來京師今後非奉朝命毋赴

闕 皇太子諭詹事庫春

舊倫曲出今改

曰汝舊事吾其與同

僚協議務遵法度凡世祖所未嘗行及典故所無者慎

毋行 壬戌皇子和實拉

舊倫和世疎今改

請立總管府括河

南歸德汝寧瀕河荒地約六萬餘頃歲收其租中書省

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近有伊瑪罕者妄稱省委括地

蠶食其民以有主之田指爲荒地所至騷動被害之民

六百餘人相率來訴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以其地獻于皇子且河南連歲凶荒人方缺食若從所請爲害非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築呼鷹臺于澶州澤中發軍千五百人助其役 中都行宮成立畱守司兼開寧路都總管府 己巳眞定水溢賑之 癸酉詔諭安南國 癸未樞密院言世祖時樞密臣六員成宗時增至十三員今署事者三十二員宜汰之敕罷塔斯岱等十一人 甲申太師淇陽王伊徹察喇請置王傅中書省謂異姓王無置傅例不許 乙酉以秦虎人徹爾集斯爲監察御史 是月以左丞相塔斯布哈爲中

書右丞相太保奇塔特布濟克爲中書左丞相內外大小事務竝聽中書省區處諸王公主駙馬勢要人等毋得攪擾沮壞近侍臣員及內外諸衙門毋得隔越聞奏各處行省宣慰司及在外諸衙門官非奉旨及中書省明文毋得擅自乘驛赴京營幹私事 八月丙申御史臺言奉敕逮監察御史薩都鼎赴上都按世祖成宗迄于陛下累有明旨監察御史乃朝廷耳目中外臣僚作姦犯科有不職者聽其糾劾治事之際諸人勿得與焉邇者鞠問刑部尚書烏喇實賊罪蒙詔獎諭諸御史皆被賜資臺綱益振今薩都鼎被逮同列皆懼所係非小

宜寢其命申明憲臺之制諸人勿得與聞制可 九月

丙辰以內郡歲不登諸部人馬之入都城者減十之五

中書省言夏秋之間鞏昌地震歸德暴風雨濟寧泰

安真定大水民居蕩析江浙饑荒之餘疫癘大伦死者

相枕藉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震野所不忍聞是皆

臣等不才猥當大任以致政事乖違陰陽失序害及百

姓願退位以避賢路帝曰災害事有由來非爾等所致

也但當慎所行耳 高麗國王王昺卒 召山東宣慰

司劉敏中爲翰林學士承旨時災異薦臻帝召公卿集

議弭災之道敏中疏列七事帝嘉納之未幾以疾還鄉

里敬中義不苟進進必有所匡救每以時事爲憂或鬱
而勿申則戚形于色嘗與同儕各言志曰自幼至老相
見而無愧色是吾志也 壬戌太尉托克托奏泉州大
商進異木沈檀可構宮室者敕江浙行省驛致之未幾
泉州商復進珍異及寶帶西域馬 丙寅蒲縣地震

乙亥帝至自上都 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

故篋指以問內侍李邦寧對曰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
聖訓曰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樸儉可爲華侈之戒帝
命發篋視之歎曰非卿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在側遽
曰世祖雖神聖然嗇于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

爲後世法一子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
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足用又數會宗
親資費無算旦暮不及必將橫斂陪怨豈美事耶太后
及帝淡然其言 庚辰以高麗國王王璋嗣高麗王

冬十月癸巳蒲縣陵縣地震 甲午以阿實克布哈知

樞密院事

癸卯以西蕃僧嘉勒幹巴勒

舊作教瓦班今改爲

翰林學士承旨

中書省請以湖廣米十萬石貯于揚

州分江西江浙海漕五萬石貯朱汪利津二倉以濟山

東饑民從之

敕凡持內降文記買河閒鹽及以諸王

駙馬之言至運司者一切禁之持內降文記不由中書

者聽運司以聞 十一月己未中書省言世祖時自

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邇者諸司遞陞一級一司多至

二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請如大德十年員數充

濫者悉汰之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爲諸貴近營

造私第軍民困敝倉廩空虛而用度日廣每賜一人動

至巨萬恐將不繼宜暫節縮又言百司之事每與中書

有干預者請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勿干中書之政他

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其執之以來

朕加之罪 己巳以奇塔特布濟克

舊倫乞台昔濟今改

爲右丞

相托克托爲左丞相既又從托克托言以塔斯布哈與

奇塔特布濟克俱爲右丞相 中書省言國用不給請
沙汰宜徵大府利用等院籍定應給人數其在上都行
省者委官裁省又行泉院專以守寶貨爲任宜禁私獻
寶貨者又天下屯田所由所用者多非其人以致廢弛
除四川甘州應昌府雲南爲地絕遠餘當選習農務者
往與行省宣慰司親至其地可興者興可廢者廢各具
籍以聞竝從之 癸未皇太后造寺五臺山摘軍六千
五百人供其役時太后欲幸五臺言者請開保定五迴
嶺以取捷徑遣使偕總管吳鼎視地形計工費鼎言荒
山陡入人迹久絕非乘輿所宜往還報太后爲寢其役

宣徽使特們特爾

舊作鐵木迭兒今改

出爲江西平章政事旋

拜雲南行省左丞相時特們德爾猶未用事也

閏月

乙丑以大都米貴發廩減其價以糶賑貧民民有鬻子者命有司贖之 乙未厚恤故丞相鄂勒哲之家 丙

申罷江南進沙糖止富民輸粟賑饑補官 丁酉禁江

西湖廣汴梁私捕駕鵝

乙巳中書言回回商人持璽

書佩虎符乘驛馬各求珍異旣而以一豹上獻復邀同

賜似此甚眾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今以畀諸

商人誠非所宜請一槩追之制可 罷順德廣平鐵冶

提舉司聽民自便有司稅之如舊 甲寅太傅哈喇哈

斯薨哈喇哈斯之在和林也帝賜以大帳如諸王諸藩
禮及寢疾語其屬曰吾不復能佐理國事矣行省之務
汝曹勉之毋貽朝廷憂帝聞其歿驚悼曰喪我賢相詔
歸葬昌平贈太師追封順德王諡忠獻 是歲太師伊
徹察喇言察巴爾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心倘諸部
合謀必爲國患請撫安都爾幹之子庫春舊作款
徹今改及處
諸部來歸者于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
已擣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察巴爾等果欲奔
庫春庫春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至大二年春正月乙丑從皇太子請罷宮師府設賓客

諭德贊善如故太子知禮部尚書王約之賢乞以自輔
帝以約爲詹事府丞 庚寅越王圖喇有罪賜死圖喇
居常怏怏有怨望意去年秋帝幸涼亭將御舟圖喇前
止之言涉不遜帝由是銜之及御萬歲山圖喇醉起解
腰帶擲地瞋目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
志命省臣鞠之辭服遂伏其辜 禁日者方士出入諸
王公主近侍及諸官之門 辛卯皇太子諸王百官上
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乙未恭謝太
廟太廟舊嘗遣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李邦寧諫曰先
朝非不欲親致享祀但以疾廢禮耳陛下繼承之初正

空開彰孝道以率先天下躬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循
習故獎非臣所知也帝稱善即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
邦寧爲大禮使親饗太廟自此始 丙申詔天下弛山
澤之禁恤流移毋令見戶包納差稅 己亥封知樞密
院容國公綽和爾舊作林兀兒今改爲句容郡王初帝在海上
綽和爾請急歸定大業帝納其言及即位封爲公至是
入朝晉封王帝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
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翌日又以世祖所御安輿賜之且
曰以卿有足疾故賜此綽和爾叩頭涕泣固辭曰世祖
所御非臣所敢當也帝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命有

司別置馬轎賜之俾乘至殿門下 乙巳塔思布哈奇
塔特布濟克言諸人恃恩徑奏璽書不由中書直下翰
林院給與者今覈其數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
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田土戶口金銀鐵冶增餘課程
進貢奇貨錢穀選法詞訟造佗等事害及於民請盡追
奪之今後有不由中書者切勿與制可 丙午定制大
成至聖文宣王春秋二丁釋奠用太牢 二月戊午賑
眞定路饑 癸亥皇太子如五臺佛寺以王約從旣至
約諫不可久畱太子然之即還上京 罷行泉府院以
市舶歸之行省 乙丑以和林屯田有收給賞官吏軍

士有差 壬申令各衛董屯田官三年一易 甲戌弛
中都酒禁 三月己丑遼陽行省右丞洪萬訴高麗國
王王璋不奉國法恣暴等事中書省請令洪萬與璋辯
對敕中書毋令辯對令璋從太后之五臺山 以梁王
在雲南有風疾命諸王婁都爾代鎮雲南 庚寅帝如
上都御史臺言京師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狂愚易
惑今乘輿行幸請命丞相一人留守京師著爲令從之
甲辰中書省言國家歲賦有常頃以歲儉所入曾不
及半而去歲所支鈔至千萬錠糧三百萬石陛下嘗命
汰其求芻粟者而宣徽院勃克遜竟不能行視去歲反

多三十萬石請用知錢穀者二三員于宣徽院佐理之
又中書省斷事官大德十年四十三員今皇太子位增
二員諸王庫庫楚等亦各增一員非舊制臣等以爲皇
太子位所增宜存諸王者宜罷竝從之 乙巳中書省
言中書爲百司之首宜先汰冗員帝曰百司所汰卿等
宜定議省臣去畱朕自籌之 夏四月甲寅中書省言
江浙杭州驛半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二百餘有桑烏依
赫鼎舊俗桑合寶等進獅豹鴉鵲畱二十有七日人畜
食肉千三百餘觔請自今遠方以奇獸異寶來者依驛
遞其商人因有所獻者令自備資力從之 辛酉立興

聖宮江淮財賦總管府

癸亥摘漢軍五千給田十萬

頃於直沽沿海口屯糧

壬午詔中都創皇城角樓中

書省言農事正殷蝗蝻徧野百姓艱食請依前旨罷其

役帝曰皇城若無角樓何以壯觀先畢其功餘者緩之

以建新寺鑄提調監造三品銀印

益都諸路蝗

五月丁酉以陰陽家言自今至聖誕節不宜興土權停

新寺工役

六月癸亥選官督捕蝗

從皇太子言禁

諸賜田者馳驛徵租擾民

庚午中書省言奉旨即停

新寺工役其亭苑鷹坊諸役請并罷又太醫院遣使取

藥材於陝西四川雲南費公帑勞驛傳臣等議事干錢

糧隔越中書徑行宜禁止竝從之 以大都隸儒籍者四十戶充文廟樂工 從皇太子請改典樂司提點大使等官爲卿少卿丞 甲戌以宿衛之士比多冗雜遵舊制存蒙古色目之有閥閱者餘皆革去 皇太子言宣政院文案不檢覈於憲章有礙遵舊制爲宜從之安西王阿南達旣以謀逆誅國除其秦中版賦入詹事院至是大臣請封其子復國太子以問王約約曰安西以何罪誅今復之何以懲後議遂寢 乙亥中書省言宣政院奏免僧道田租臣等議田有租商有稅乃祖宗成法不當免詔依舊制徵之 秋七月癸未河決歸德

府境 己亥河決汴梁之封邱 四川肅政廉訪使趙

世延修都江堰民便之蒙古軍士科差繁重而軍士就
成往來者多害人軍官或抑良爲奴世延悉正其罪除
其弊 八月癸酉復置尚書省初帝從托克托嘉琿帕

合理鼎言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至是約蘇

舊倫樂實今改

言鈔法大壞請更之令工役畫新鈔式以進又與保巴

舊倫保議立尚書省帝命與塔斯布哈集議保巴言政

八今改

事得失皆前日中書省臣所爲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
願行者臣請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
以奇塔特布濟克托克托爲丞相三寶努約蘇爲平章

保巳爲右丞王罷參知政事以畫新鈔式者爲印鈔庫
大使竝從之塔斯布哈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老臣
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努言尚書省旣立更新庶政變易
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
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旣已任之宜勿拘
例授以宣敕制可仍改各行中書省爲行尚書省條畫
頒示天下敢有阻撓者罪之 己未置太子右衛率府
命左丞相托克托御史大夫布琳尼敦舊俗不里敦今改領府
事取河南蒙古軍萬餘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
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

子又命取安西軍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鄂勒哲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柰何鄂勒哲愧謝曰實慮不及此又命福建取繡工童男女六人約言曰福建去京師六七千里使人父子相離有司承風動擾豈美事耶太子即命止之稱善再三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一日約方啓事一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淡然其言彥博約字

也 是月司徒加平章政事石天麟薨天麟在世祖時以忠直見稱江南道觀偶藏宋主遺像有僧素與交惡發其事將寘之極刑世祖以問天麟對曰遼國主后銅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聞有禁令也事遂寢世祖嘗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曰卿年老出入宮掖杖此可也殁年九十二追封翼國公諡忠宣 九月庚辰朔詔朝廷得失軍民利害有上言者皆得實封以聞在外者赴所屬轉達各處人民饑荒轉徙復業者逋欠竝行蠲免仍除差稅三年田野死亾遺骸暴露官爲收拾 頒行至大銀鈔詔曰管我世祖皇帝始造中統交鈔以便民

用歲久法隳亦既更印造至元寶鈔逮今又二十三年物重鈔輕不能無弊迺循舊典改造至大銀鈔頒行天下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昏鈔或民間絲綿布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給價隨處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菽麥米穀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糴以遏沸湧金銀私相買賣及海舶興販金銀銅錢絲綿布帛下海者竝禁之中統交鈔詔書到日限一百日盡數赴庫倒換諸色課程如收至大銀鈔以一當五頒行至大銀鈔二兩至一釐定爲一十三

等以便民用元之鈔法至是凡三變云 監察御史張

養浩言立尚書省不便既立又言變法亂政將禍天下

臺臣抑而不聞養浩曰管僧格舊倫桑哥今改用事臺臣不言

後幾不免今御史既言又不以聞臺將安用 江南治

書侍御史敬儼以議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

鹽法久壞乃左遷儼爲左運使欲陷之儼至黜貪釐弊

課役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筴欲以所

增羨爲歲入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以羨爲額是病民以

爲已也不可乃止 癸未尚書省言古者設官分職各

有攸司方今地大民眾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挈綱領

責成台通監 卷一百七十一

庶官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務壅塞朝夕惟
署押文案事皆廢弛天災民困職此之由請自今省部
一切皆令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用成至
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眾古所未有
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
來所行政令九十餘條刪除煩冗使歸於一編爲定制
竝從之 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領行工部事
三人行工部尚書二人仍令尚書左丞相托克托兼領
之 丙戌帝至自上都 詔訪求先朝舊臣特除耶律
希亮翰林學士承旨希亮鑄之子也先事世祖爲符寶

郎累遷吏部尚書屢進讜言爲世祖所嘉納以足疾謝
事家居二十餘年至是復召用尋命知制誥兼修國史
希亮以職在史官乃類次世祖嘉言善行以進。癸巳
以薪價貴禁權豪畜鷹犬之家不得占據山場聽民樵
采。丙申御史臺言頃年歲凶民疫陛下哀矜賑之獲
濟者眾今山東大饑流民轉徙請以本臺沒入贓鈔萬
錠賑救之制可又言比者近侍爲人奏請賜江南田一
千二百三十頃爲租五十萬石請拘還官從之。己亥
始制錢先是行鈔法雖皆以錢爲文而廢錢弗鑄至是
始于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

泉貨監六產銅之地立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準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準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竝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臺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請與省臣調議不報 尚書省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倘于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請以盡歸臣等至元二十四年凡宣敕亦以尚書省掌之今臣等議宜從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轂官委之中書從之 詹事院啓太子金州獻瑟瑟洞

請遣使采之太子曰所寶維賢瑟瑟何用焉若是者後
勿復問先是近侍言賈人有獻美珠者太子曰吾服御
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
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導以奢靡蠹財也 丁未三
寶努言養豹者害民爲甚詔禁之有復犯者雖貴幸亦
加罪 冬十月庚戌朔以皇太子爲尚書令初帝從塔
特布濟等言凡中書宣敕皆以尚書掌之至是太子言
舊制百官宣敕皆歸中書以臣爲中書令故也自今敕
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從之 以郝彬爲
參知政事彬見尚書省諸同列生事要功殺無罪之人

務積誠意相開引或從或違橫不可制旋命兼大司徒
不拜彬見皇太子懇辭至力因稱疾篤遂得歸 丙辰
約蘇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商稅餘皆無
與其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
萬家者請自今有歲收糧五萬石以上者令石輸二升
于官仍質一子爲軍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衛士半
畱於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於此詔如其言行之
辛酉弛酒禁立酒課提舉司 尚書省以錢穀繁劇
增戶部侍郎員外郎各一員又增禮部侍郎郎中各一
員凡言時政者屬之 立太廟廩犧署設令丞各一員

乙丑以皇太后有疾詔釋天下大辟百人 癸酉尚書省言比年東汰冗官之故百官俸至今未給請如大德十年所設員數給之餘弗給從之 加知樞密院事圖呼魯左丞相 戊寅御史臺言常平倉本以益民然歲不登遽立之必反害民罷之便又言歲凶乏倉不立遽弛酒禁詔與省臣議 是月右丞相阿實克布哈薨阿實克布哈忠直廉介嘗命出太府金分賜諸王貴戚及近侍方出朝見一人倉皇若有所懼狀曰此必盜金者召詰之果得黃金五十兩白金百兩以聞就以金賜之命誅盜者辭曰盜誅固當金非臣所宜得願還金以

贖盜死帝悅而從之有以左道惑眾者大室多信之捕
寘於法後追封順寧王謚忠烈 十一月庚辰朔以徐
邳連年大水悉免今歲差稅又以東平濟寧薦饑免差
稅之半下戶悉免之 增吏部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
員令考功以行黜陟 八百媳婦及大小徹里諸蠻伦
亂詔遣雲南右丞索勒濟爾威舊伦莽只兒威今改往招諭之比
至爲賊所賂復肆攻掠遂以敗還命嚴鞫之 乙酉尚
書省及太常禮儀院言郊祀者國之大典今南郊之禮
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祀天南郊
請以太祖配明年夏至祀地北郊請以世祖配制可

辛丑尚書省言國之糧儲歲費浸廣而所入不足今歲江南頗熟欲遣和糴恐米價倍增請以至大鈔二千錠分之江浙河南江西湖廣四省於來歲諸色應支糧者視時直予以鈔可得百萬不給則足以各省錢從之

丁未擇衛士子弟充國子學生 十二月乙卯帝親饗

太廟上太祖聖武皇帝謚廟號及光獻皇后謚又上睿

宗景襄皇帝謚廟號及莊聖皇后謚 武昌婦人劉氏

詣御史臺訴三寶努奪其所進叻宋玉璽一金椅一夜

明珠二詔尚書省臣及御史中丞雜問乃三寶努謫武

昌時與劉往來及三寶努貴劉託以追逃婢來京師至

三寶努家見逃婢所竊物以問三寶努不答劉忿訴於

臺獄成以劉氏爲妄杖之歸籍時三寶努已晉太保而

素行不孚於眾如此元史三公表以三寶努拜太保在至大三年錢辛楣據徽州路儒旨

揮載至大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大保三寶努丞相奏則二年之冬已爲太保矣今從之丙辰併

中書省左右司遣使往諸路分揀逋負合徵者徵之

合免者免之辛酉申禁漢人執弓矢兵仗壬戌陽

曲縣地震有聲如雷丁丑詔封贈內外百官三品以

上者許請謚凡請謚者許其家具本官平日勲勞政績

德業藝能經由所在官司保勘與本家所供相同轉申

吏部考覆呈都省都省準擬令太常禮儀院驗事蹟定

謚若勳戚大臣奉旨賜謚者不在此例 商議遼陽行
中書省事洪君祥卒君祥自少受知世祖許爲遠大之
器從南伐戰功較多及退居則絕口不言時事 浦江
鄭文嗣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
私者文嗣率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
凜如官府子弟稍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
坐堂上羣從子姪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
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
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有司以狀聞詔表其
門復其役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婚娶葬必稽

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
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惟事女工不使
預家政宗族閭里皆懷之以恩家蓄兩馬一出則一爲
之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 初李孟旣逃去有譖于帝
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
太子侍夜宴飲半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
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
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爲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
變于色耳道復孟之字也帝感其言即命訪孟得之許
昌陘山遣使召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七

賜進士及第郭贊襄都察院右御史總督湖北湖廣等處地方直務政理等官

元紀十五

起上章掩茂正月盡重光
大淵獻十二年

武宗仁惠宣孝皇帝

至大三年春正月癸未省中書官吏自客省使而下一
百八十一員 李孟入見于玉德殿帝指孟謂宰執大
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乙酉特授孟
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 戊
子禁近侍諸人外增課額及進他物有妨經制 丁亥
白虹貫日 營五臺寺役工匠千四百人軍三千五百

人 辛卯立皇后鴻吉哩氏 乙未定稅課法諸色課程並繫大德十一年考校定舊額元增總爲正額折至元鈔倫數自至大三年爲始餘止以十分爲率增及三分以上爲下酬五分以上爲中酬七分以上爲上酬增及九分爲最不及三分爲殿所設資品官員以二周歲爲滿 癸卯改太子少詹事爲副詹事擢詹事丞王約爲之約嘗諫太子節飲詞意懇切太子嘉納一日太子如西園觀角觝戲命取繪帛賜之約入遙見問曰汝何爲來太子遽止之又欲觀俳優事已集而約至即命罷去其見敬禮如此 乙巳令中書省官吏如安圖居中

書事時例存設其已汰者尚書省遷敘 二月癸未浚

會通河給鈔四千八百錠糧二萬一千石以募民 乙

丑尚書省言官階差等已有定制近奉聖旨懿旨令旨

要索官階者率多躐等願依世祖舊制次第給之制可

丁卯尚書省言至元鈔初行即以中統鈔本供億及

銷其板今既行至大銀鈔宜以至元鈔輸萬億庫銷燬

其板止以至大鈔與銅錢相權通行為便從之 己巳

寧王庫庫楚舊倫闊與越王圖喇舊倫禿子喇特納

實哩舊倫阿喇納謀為不軌事覺下庫庫楚獄竄喇特

納實哩于漠北磔西僧特哩舊倫鐵等二十四人于市

遂欲誅庫庫楚平章政事特爾格獨辨其誣詔釋之流
于高麗 三寶努賜號達喇罕以庫庫楚會邑清州賜
之自達嚕噶齊而下竝聽舉用 壬申約蘇加尚書左

丞相行平章政事封齊國公

攷異元史本紀以約蘇爲尚書左丞相駙馬都尉封

齊國公然宰相表祇列約蘇于平章政事不言其爲左丞相也虞集撰約蘇碑云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行平章政事錢辛楣曰武宗之世名爵濫而遙授之官厭此左丞相亦遙授非眞拜故表不書本紀不書行平章政事又不云遙授殆誤以爲眞相矣今從碑文正之 三月庚寅尚書省言初

世祖以哈都叛積其分地五戶絲爲幣帛俟其來降賜

之藏二十餘年今其子徹伯爾

舊作察八兒今改

感慕德化歸

覲朝廷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

會頒賞既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所愧

壬辰帝如上都 夏四月辛未賜角觥者阿爾銀千兩

鈔四百錠 丙子增國子生爲三百員 五月癸巳賑

東平饑 六月丁未朔詔尚書右丞相托克托左丞相

三寶努總治百司庶務竝從尚書省奏行 三寶努等

勸帝立皇子爲皇太子托克托方獵于柳林亟召之還

三寶努曰建儲議急故相召耳托克托驚曰何謂也曰

皇子寢長聖體近日倦勤儲副所宜早定托克托曰國

家大計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

東宮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

者三寶努曰今日兄已授弟後日叔當授姪能保之乎
托克托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三寶努莫
能奪其議 己酉立上都中都等處銀冶提舉司尚書
省言拜都魯斯云雲州朔河等處產銀令往試之得銀
六百五十兩詔以拜都魯斯爲銀冶提舉司達魯噶齊
壬申以西北諸王徹伯爾等來朝告祀太廟特設宴
於大廷故事凡大宴必命近臣敬宣王度以爲告戒托
克托薦濟爾哈呼具其言以進果稱旨帝歎曰博勒呼
博爾濟前朝人傑托克托今世人傑也即以所進之言
授托克托及諸王大臣被宴就列托克托即席陳西北

諸藩始離終合之由去逆效順之義詞旨明暢聽者傾服 賜托克托及三寶努珠衣又封三寶努爲楚國公以常州路爲分地 是月荆門州大水山崩壞官廨民居二萬餘閒死者二千餘人汝州六安州俱大水 秋七月丙戌循州大水漂沒廬舍 癸巳給親民長吏考功印歷令監治官歲終驗其行蹟書而上之廉訪司御史臺尚書禮部考校以爲陞黜 己亥禁權要商販挾聖旨懿旨令旨阻礙會通河民船者 八月甲寅白虹貫日 丙辰以行用銅錢詔諭中外 己巳尚書省言今歲頒賚已多凡各位下奏聖旨懿旨令旨賜財物者

請分汰帝曰卿等但具名以進朕自分汰之 九月丙戌帝至自上都 壬辰皇太子言司徒劉夔乘驛省親江南大擾平民二年不歸詔罷之 監察御史張養浩上時政書其略曰自古國家之難多伏于治平無事之日爲人臣者欲及未然而言則恐無實迹人主忽焉而莫之信欲俟已然而言又恐事成不救貽人主無可柰何之憂世徒知聽言者難而不知進言者之爲尤難也陛下龍飛之始詔中外一遵世祖皇帝舊制而近年以來稽厥廟謨無一不與世祖異者豈陛下欲自成一代之典以祖宗爲不必法與將臣下工爲佞詞陰變之而

陛下不知也世祖時官外者有田今乃假祿米以奪之
世祖時江南無質子今乃入泉穀以誘之世祖時用人
必循格今乃破憲法以賁之世祖時守令三載一遷今
則限九年以困之世祖時楮幣有常數今則隨所費以
造之世祖時臺省各異選今則侵其官而代之世祖時
墨敕在所禁今則開倖門以納之世祖時課額未嘗添
今則設苛禁以括之世祖時言事者無罪今則務煅煉
以殺之當國者姦謀詭計謬論論忠以熒惑朝廷欺天
罔人惟己是利陛下信彼方淡任彼方篤今天下藩鎮
無有外敵無有大盜竊發者無有宦官佗福者無有女

謁亂政者無有然而所以未極於治者良由任事之臣
惟知曲意迎合而不知進逆耳之忠言惟務一切更張
而不知繩武祖宗足以爲法今則姑舉害政之太甚者
十事爲陛下言之一曰賞賜太侈貨財非經天降皆世
祖銖累寸積而致之百姓罷精殫力而奉之四方萬里
之外窮鄉陋邑疫癘嫠婦髮鶴于耕手龜于織采玉者
躡不測之淵煎鹵者抱無涯之苦比至積微成巨改樸
以文爲功幾許爲費幾何然後得入於官水舸陸輿兵
民警衛沒則責償於見官壞則倍徵於來者其在下者
有如是之難苟因一笑之權一醉之適不論有功無功

紛紜賜予豈不灰民心糜國力哉二曰刑禁太疏法者
天下公器將以威姦弼教也比見近年臣有賊敗各以
左右賄賂而免民有賊殺多以好事赦宥而原加以三
年之中未嘗一歲無赦殺人者固已幸矣其無辜而死
者冤孰伸耶臣嘗官縣見詔赦之後罪囚之出大或讐
害事主小或攘奪編氓有朝蒙恩而夕被執旦出禁而
暮殺人數四發之未嘗一正厥罪者又有始焉鼠偷終
成狼虎之噬遠引虛攀根連株逮故蔓其獄未及期歲
又復宥之古之赦令出人不意今詔稿未脫姦民已羣
然誦之乘隙投機何事不有以致爲官者不知所畏罪

露則逃爲民者不知所憂覺禍益熾甚非導民以善之
義三曰名爵太輕陛下正位宸極皇太子冊號東宮以
來由大事初定喜激于中故左右之人往往爵之太高
祿之太重微至優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參政者
其他因修造而進秩以技藝而得官曰國公曰司徒曰
丞相者相望於朝自有國以來名器之濫無甚今日夫
爵祿人君所以厲世磨鈍因一時之權加以極品之貴
則有功者必曰吾艱苦如此而得之彼優游如此而得
之自今孰肯赴湯蹈火以徇國家之急哉四曰臺綱太
弱御史臺乃國家耳目所托近年綱紀法度廢無一存

晉在先朝雖掾吏之微省亦未嘗敢預其選今臺閣之
官皆從尚書省調之夫選尉所以捕盜也尉雖不職而
使盜自選之可乎自古姦臣欲固結恩寵移奪威權者
必先使臺諫默然乃行其志臣不容不言於未然也五
曰土木太盛累年山東河南諸郡蝗旱洊臻郊關之外
十室九空民之扶老攜幼就食他所者絡繹道路其他
父子兄弟夫婦至相與鬻爲食者比比皆是當此災異
之時朝廷宜減膳徹樂去幾緩刑停一應不切之役今
勑城中都崇建南寺外則有五臺增修之擾內則有舊
老宮殿營造之勞括匠調軍旁午州郡或度遼伐木或

濟江取材蒙犯毒瘴崩淪壓溺而死者無日無之糧不
實腹衣不覆體萬目眊眊無所控告以致道上物故者
在所不免以此疲氓使佛見之陛下知之雖一日之工
亦所不忍彼董役者惟知鞭扑趣成邀功倖賞因而盜
匿公費奚暇問國家之財訕生民之力殫哉六曰號令
太浮近年朝廷用人不察其行不求諸公縱意調罷有
若奕碁其立法舉政亦莫不爾雖制誥之下未嘗有旬
月期年而不變者甚則朝出而夕改甫行而即止一人
昉仕而代者踵隨不惟取笑於一時又貽口實於後世
廟堂之上舉措如此則外方諸郡事體可知原其所以

致此者蓋由執政褊心自用恃寵大言或急于迎合之私或牽於好惡之過輕率無謀而徒爲是紛擾也七曰倖門太多比見天下邪巫淫僧庸醫謬卜游食末伦及因事亡命無賴之徒往往依庇諸侯王駙馬爲其腹心羽翼無位者因之以求進有罪者以之而祈免出則假其勢以凌人更因其眾以結黨入則離開宗戚造構事端陷以甘言中以詭計中材以下鮮不爲其所惑近如庫庫楚賴發覺之早未及生變豈可不爲之寒心也哉八曰風俗太靡風俗者國家之元氣也方今之俗以僞相高以華相尚以冰蘖爲沽譽以脂韋爲達時以吹毛

求疵爲異能以走勢趨炎爲合變順已者雖跼蹐而必
用逆已者雖夷惠而莫容自非確然有守不顧一世非
笑者出而正之則未易善其後也九曰異端太橫今釋
老二氏之徒畜妻育子飲醇啗腴萃逋逃游惰之民爲
暖衣飽食之計使吾民日羸月瘠曾不得糠粃以實腹
縻縷以蓋體今日誦藏經明日排好事今年造某殿明
歲構某宮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藍勝觀棟宇相望使吾
民穴居露處曾不得莖芽撮土以覆頂托足胥世祖嘗
欲沙汰天下僧道有室者籍而民之後奪於眾多之口
尋復中止臣嘗略會國家經費三分爲率僧居二焉近

者至大二年十一月吳大寺無因而火天意較然可爲
明鑒望自今諭諸省臣凡天下有夫有室僧尼道士女
冠之流移文括會竝勒爲民以竟世祖欲行未及之意
十曰取相之術太寬比聞中外皆曰朝廷近年命相多
結寵入狀以自求進自古豈有入狀而爲宰相之理望
自今有大除拜宜下羣臣會議惟人是論毋以己所好
惡上所愛憎者以私去取攷異養浩所陳止十事歸田
也元史本傳列其目亦作十事今從之養浩言切直當國者不能容遂除
翰林待制復搆以罪罷之戒省臺勿復用養浩恐禍及
乃變姓名遁去 冬十月甲辰朔太白經天 戊申帝

率皇太子諸王羣臣朝興聖宮上皇太后尊號冊寶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 御史臺言江浙省

平章烏訥爾遣人從使臣鼎智密鼎

舊作呢匿馬丁今改

枉道馳

驛取賊吏紹興獄中釋之敕臺臣遣官往鞫勿徇私情

以吳鼎同知中政院事兩浙財賦隸中政者鉅萬計

前任率多取其贏鼎治之一無私焉朱清張瑄既籍沒

而民間貨券之已償者亦入於官官惟驗券徵理民不

能堪鼎力爲辨白始獲免 丁巳尚書省言宣徽院廩

給日增儲待雖廣亦不能給宜加分減帝曰比見後宮

歡膳與朕無異其覈實減之

庚申諭曰尚書省事繁

重諸司有才識明達者竝從尚書省選任樞密院御史臺及諸司毋輒奏用違者論罪 辛酉以皇太后受尊號赦天下 三寶努言省都官不冝勤恪署事救自今晨集暮退苟或怠弛不必以閒便宐罪之其到任者或一再月辭以病者杖罷不敘又言故丞相和爾果斯時參議府左右司斷事官六部官日具一膳今則無以爲資乞各賜鈔一百錠規運取其息錢以爲食制可 壬申晉王伊蘇特穆爾言世祖以張特穆爾所獻地土金銀銅冶賜臣後以成宗拘收諸王所占地土例輸縣官乞回賜從之仍賜鈔賑其部貧民 江浙省言曩者朱

清張瑄海漕米歲四五十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額直均平比歲賦斂橫出漕戶困乏頗有逃亾今歲運三百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顧百姓騷動本省左丞錫布鼎言其弟哈巴密及瑪哈們坦實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請以爲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官各以已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竝如軍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顧直庶有成效尚書省以聞請以瑪哈們坦實爲遙授右丞海外諸蕃宣慰使都元帥領海道運糧都漕萬戶府事設千戶所十每所設達魯噶齊一千戶三副千戶二百戶四制可

雲南省左丞相特穆德爾壇

離職守赴都有旨詰問以皇太后旨貸免令復職

詔

諭大司農司勸課農桑十一月庚辰河南水死者給

槥漂廬舍者給鈔驗口賑糧兩月免今年租賦自立

尚書省賜予無節遷敘無法財用日耗名爵日濫托克

托進言曰爵賞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給不德賞給

罔功緩急之際何所賴乎中書所掌錢糧工役選法十

有二事若從臣言恪遵舊制則臣願與諸賢黽勉從事

不然用臣何補詔濫受宣敕者赴所屬繳納由是奔競

之風稍衰辛巳加托克托爲太師錄軍國重事封義

國公戊子以朱清子虎張瑄子文龍往治海漕以所

籍宅一區田百頃給之

尚書省言晉世祖命皇子托

歡爲鎮南王居揚州今其子老章出入導衛僭竊上儀
敕遣官詰問有驗召老章赴闕仍以所僭儀物來上

敕城中都以牛車運土令各部衛士助之 丙申有事

於南郊以太祖配享從三寶努及司徒田忠良之言也

三寶努等憚皇太子英明謀搖動東宮以托克托之

言而止李邦寧揣知三寶努之意言於帝曰陛下富子

春秋皇子漸長父伦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

者帝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

退 己亥尚書省以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阿爾斯蘭

舊作阿兒
思蘭今改

與兄鄭榮祖段叔仁等圖爲不軌置獄鞠之

皆誣服十七人竝棄市籍沒其家中外冤之 十二月

戊申冀寧路地震 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事何瑋卒贈

太傅諡文正 是歲太常禮儀院判官張昇出知汝寧

府民有告寄束書於其家者逾三年取閱有禁書一編

且記里中大家姓名於上昇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

人且再更赦矣勿論同列懼皆引起旣而事聞廷議謂

昇脫姦宄遣使鞠問卒無蹟可指乃詰以擅焚書狀昇

對曰事固類姦宄然昇備位郡守爲民父母今斥誣訴

免冤濫雖重得罪不避也乃坐奪俸二月昇平州人也

至大四年春正月癸酉帝不豫免朝賀大赦天下庚辰帝崩于玉德殿在位五年壽三十一壬午葬起輦谷帝承世祖成宗承平之業慨然欲創制改法而封爵太盛多遙授之官錫賚太優泛賞無節至元大德之政於是乎變皇太子哀慟不已家令察罕進曰庶民修短尚云有數聖人天命夫豈偶然今天下重器懸于殿下縱自苦如宗廟太后何太子輟泣曰曩者大器必命浮屠何益吾欲發府庫以賑鰥寡何如曰發政施仁文王所以聖也殿下行之幸甚皇太子令罷尚書省托克托三寶努約蘇寶巴王罷等皆伏誅初太子以托克托等

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

多爾濟

舊作楊朶兒只今改

諫曰爲政而首尚殺非帝王之治也

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旣而御史臺言托克托等旣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博囉孟克特穆爾奇爾濟蘇烏訥爾等姦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爲行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遂流孟克等於海南尋復以行尚書省爲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 王子罷城

中都

召前平章程鵬飛董士選太子少傅李謙少保

章律

舊作張璽今改

右丞陳天祥尚文劉正左丞郝天挺中丞

董士珍太子賓客蕭剌參政劉敏中王思廉韓從益侍

御史趙君信廉訪使程鉅夫杭州路達嚕噶齊阿哈特
給傳詣闕 乙未禁百官役軍人營造及守護私第

丁酉以雲南行省左丞相特們德爾爲中書右丞相太
子詹事鄂勒哲集賢大學士李孟竝爲平章政事太子
用鄂勒哲李孟方欲更張庶務而皇太后在興聖宮已
有旨召特們德爾赴闕因遂相之 戊戌以塔斯布哈
爲徽政院使 庚子停各處營造 壬寅敕中書凡傳
旨非親奉者勿行 禁鷹坊馳驛擾民 二月乙巳命
和林江浙行省依前設左丞相餘省唯置平章二員並
授執事勿與 戊申罷運江南所印佛經 辛亥罷阿

喇卜丹買賣浙鹽供中政倉羊禁宣政院違制度僧

甲寅還中都所占民田 司徒蕭珍以城中都微功獲

民命追奪其符印令有司禁錮之致異元史不載蕭珍復官而延祐三年重

修濟源廟碑其結銜仍書大司徒中都留守嚴冬友以爲珍書其故官錢平糶以爲珍未久而復官余按元史前後無可考 甲子命平章政事李孟領國子監學諭證當闕之

之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卿等宜數詣國學課試諸生勉

其德業 敕諸司擅奏除官者毋給宣敕 御史臺言

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爲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

損民請追收所授聖書銀印勒還民籍從之 罷福建

繡匠河南魚課兩提舉司 丁卯命西番僧非奉聖書

驛券及無西番宣慰司文牒者勿輒至京師仍戒黃河
津吏驗問禁止 罷總統所及各處僧錄僧正都綱司
凡僧人訴訟悉歸有司 罷仁虞院復置鷹坊總管府

庚午立淮安忠武王巴延廟于杭州仍給田供祀事

罷中書左丞相哈喇托克托

舊倫康里脫脫今改

爲江浙行省

左丞相托克托下車進父老問民間利病或謂杭城舊
有便河通江許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
僚佐或難之托克托曰吾陛辭之曰許以便宐行事民
以爲便行之可也俄有詔禁倫土功托克托曰敬天莫
如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焉不一月河

成 三月庚寅皇太子即皇帝位時皇太后欲用陰陽
家言令太子即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珪言當御大明
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珪曰未始一
奏詎知無益遂奏之太子副詹事王約亦言於太保齊
蘇舊倫曲
樞今改曰正名定分當御大內齊蘇入奏帝悟移仗

大明殿即位受諸王百官朝賀詔曰惟晉先帝事皇太
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得託順考遺體重以母弟
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於其踐阼曾未逾月授以皇
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使百揆機務聽所總裁于今五
年先帝奄棄天下勲戚元老咸謂大寶之承既有成命

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立者比當稽周漢
晉唐故事正位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
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王勸戴之勤三
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即皇帝位凡尚書省誤國之
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官庶政悉歸中書
命丞相特們德爾平章政事李孟等從新整治可大赦
天下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罪以其罪諸衙門及近侍
人等毋隔越中書奏事諸上事陳言者量加旌擢其僥
倖獻地土并山場窯冶及奇寶之人并禁止諸王駙馬
經過州郡不得非理需索應和顧和賣隨即結價毋困

吾民 辛卯禁民間製金箔銷金織金 丁酉敕百司
改陞品級者悉復至元舊制 己亥寧夏路地震 是
月帝諭省臣曰卿等哀集中統至元以來條草擇曉法
律老臣斟酌重輕折衷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則
抵罪者庶無冤抑又諭太府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
民給軍旅自今雖一繒之微不言於朕毋輒與人 遣
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大
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鑄入地尺許無不
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
邦寧因慚悔累日帝初即位左右咸謂邦寧嘗持異議

勸先帝自立皇子請誅之帝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爲集賢院大學士尋卒 賜大都路民年九十者二千三百餘人人帛二匹八十者八千三百餘人人帛一匹 小雲石哈雅爲皇子說書秀才宿衛禁中上疏條六事一曰釋邊戍以修文德二曰教太子以正國本三曰設諫官以輔聖德四曰表姓氏以旌勳胄五曰定服色以變風俗六曰舉賢才以恢至道書凡萬餘言未報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夏四月丁未以太子少保章律爲江浙行省平章戒之曰以汝先朝舊人故命汝往民爲邦

本無民何以爲國汝其上體朕心下愛斯民 丁巳罷
中政院 辛酉敕國子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
級雖布衣亦選用 丁卯罷行至大銀鈔銅錢詔曰我
世祖皇帝參酌古今立中統至元鈔法天下流行公私
蒙利五十年於茲矣比者尚書省不究利病輒意變更
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
重失空錢以鼓鑄弗給新舊悉用曾未再葺其弊滋甚
爰咨廷議允協輿言皆願變通以復舊制其罷資國院
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買賣銅器聽民自便應尚書省
已發各處至大鈔本及至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使行

者赴行用庫倒換楊多爾濟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爲用古之道也錢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帝御便殿李孟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爲賀帝蹙然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兆民乂安庶幾天心克享至于秋成尚未敢必今朕踐阼曾未逾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託卿甚重茲言非所賴也孟愧謝帝諭集賢學士呼圖魯都爾密色曰向召老臣十人所言治政汝其詳譯以進仍諭中書悉心舉行 初尚書省用建言者習獻河汴官民地爲無主奏立田糧府歲輸數萬石帝卽

位詔罷之竄建言人於海外令河南行省復其舊業行
省方竝緣爲姦田猶未給及太子副詹事王約出爲河
南右丞至則立期檄郡縣釐正如詔會更錢鈔法且令
天下稅盡收至大鈔約度河南歲用鈔七萬錠不致上
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元鈔相半以方詔命爲
言約曰吾豈不知第歲終諸事不集責亦匪輕丞相布
琳濟岱贊之曰善遣使白中書省遂徧行天下 帝如
上都 五月癸酉遣兵擊八百媳婦陝西侍御史趙世
延諫曰蠻夷事在羈縻先朝用兵不已致亾失軍旅誅
戮省臣今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遺寄兵且勿用

也不聽命雲南王及阿固岱率眾討之 丙子命翰林

國史院纂修先帝實錄及累朝皇后功臣列傳 甲午

復太常禮儀院爲太常寺 是月禁民捕駕鵝 六月

癸卯敕宣政院凡西番軍務必移文樞密院同議以聞

丁巳敕翰林國史院春秋致祭太祖太宗睿宗御容

歲以爲常 大同路宣寧縣民家產犢而死頗類麒麟

車載以獻左右曰古所謂瑞物也帝曰五穀豐熟百姓

安業乃爲瑞耳 庚申敕自今諸司白事須殿中侍御

史在側 甲子上仁惠宣孝皇帝尊諡廟號武宗國語

曰庫魯克舊倫曲律今改皇帝 己巳衛王阿珠格入見帝論

省臣曰朕與阿珠格同父而異母朕不撫育彼將誰損
其賜鈔二萬錠他物援例 帝覽貞觀政要諭翰林侍
講阿林特穆爾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
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 秋七月癸未甘州地震大風
有聲如雷 己亥詔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輒傳旨
中書自今敢有犯者不須奏聞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
是月大寧等路隕霜 閏月辛丑命國子祭酒劉廣
詣曲阜以太牢祀孔子 甲辰帝將還大都太后以秋
稼方盛勿以鷹坊馳人衛士先往庶免害稼擾民敕禁
止之 樞密院言居庸關古道四十有三軍吏防守之

處僅十有三舊置千戶位輕責重請置隆鎮萬戶府俾
嚴守備制可 丙午奉武宗神主祔于太廟 戊申封
李孟秦國公孟感帝知遇以國事爲己任見當時賜予
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侈僭擬無章勸帝以人君之柄
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爲治帝在懷州淡
見吏弊旣即位欲痛剷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
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爲保
護如此眞長者之言也孟嘗乘閒請罷政權避賢路帝
謂之曰朕在位必卿爲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
勿復言因圖其像命詞臣爲之贊及御書秋谷二字賜

之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 己未詔諭省
臣曰管世祖注意國學如博果密等皆蒙古人而教以
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額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
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爲定式 甲子寧夏地震
丁卯鄂勒哲李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老成日已凋
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
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詔自今勿限資格果
才而賢雖白身亦任之 禁醫人非選試及著籍者毋
行醫藥 大同宣寧縣雨雹積五寸苗稼盡損 八月
己巳朔裁京朝諸司員數竝依至元三十年舊額 以

近侍庫勒實爲戶部尚書 九月丙子安南國王陳益
稷入見言自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爲其國人所害朝廷
因遙授湖廣平章仍與王裔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贍
今臣年幾七十而有司拘所授田就會無所帝謂省臣
曰益稷來歸宜厚賜以懷遠人其進勳裔授田如故
壬子詔改明年元曰皇慶 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
州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阼誕告天下凡非宣索
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詔止之 是月江陵路
水漂民居有溺死者 冬十月己巳敕繪武宗御容奉
安大崇恩福元寺月四上祭 辛未賜大普慶寺金千

兩銀五千兩鈔萬錠西錦綵緞紗羅布帛萬端田八百畝邸舍四百間 丁丑禁諸僧寺毋得冒侵民田 辛巳罷宣政院理問僧人詞訟 壬辰詔收至大銀鈔

十一月辛丑李孟言世祖朝量入爲出恆務撙節故倉庫充牣今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餘萬錠今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餘錠若此安能周給自今不急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凡營繕悉罷之 戊午禁漢人回回術者出入諸王駙馬及大臣家 甲子敕增置京城米肆十所日平糶八百石以

賑貧民 十二月辛卯遣官監視焚至大銀鈔 乙未

中書省言世祖立選法陞降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職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僞豈能悉知壞亂選法莫此爲甚帝曰自今凡內降者一切勿行 命李孟整飭國子監學 遣禮部尚書奈瑪台等賁詔往諭安南頒皇慶元年歷日 是月太白屢經天 是歲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咸有損壞又湖廣江南

糧運至眞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于是
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充海運
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
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
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
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
至楊邨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
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路自劉家洋開洋至撐腳
沙轉沙觜至三沙揚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
灘放大洋至清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家島至

之采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
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
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
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
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然
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
米者後乃責償于運官人船俱溺者始免然視河漕之
費則其所得蓋多矣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七